

熱淚及其他

著 等 沙 金

中央人民
政府出版
總發行
圖書
書章

署 總 出 版
館 書 圖
章 度 本 出 版
章 度 本 出 版

熱淚及其他

通訊選集

26474

本館新華書店發行



版年 33130

內 容

熱淚.....	金沙
跳板.....	金沙
重逢.....	浪樵
「兵農合一」的兵.....	魯生
繁榮的戰爭.....	蘇策
洪洞「無人區」的一角.....	金沙
十分鐘的戰鬥.....	浪樵
遭遇.....	沙、吾
守住土地祠.....	魯生
霍縣城的反擊戰.....	本報前綫採訪團
開蒲前綫的英雄們.....	席炳午
河防堡壘「杜八舅」.....	史懷必
閻錫山的「聚寶盆」.....	古維進
賄購糧.....	何徵
「後會有期」.....	何徵
各臨汾.....	何徵

熱淚

金 沙

院子裏的蒿子沒過張老太太的脖子，她吃力地用手拔開走過去，有時蒿子稍碰着眼睛。但碰了淚水的眼睛，好像一口枯井，已經沒有半點水滴。她把緊閉的門推開進去，房裏陰森森地，直衝出一股刺鼻的臭味。桌子椅子都斷腿少胳膊的東斜西歪，上面的塵土足足有三寸厚，印着幾個粗大的手印。這是張從龍部下血手摸過的地方，這血手殺了咱村老漢李振新、李保桃，又趕走咱村裏的人。張老太太氣得發抖，坐在門坎上罵着：「張從龍！你折磨的咱們好苦！」

但張老太太已經滴完了眼淚，沒有爲這流淚，也不願再在張從龍面前流淚！

門外一陣陣緊促的脚步聲，熟悉的脚步，把張老太太驚動起來。當然，這不是前三天張從龍的部隊過來啊！張從龍的部隊再也不能來這裏了，永遠不能來了！張老太太忙走出去叫起來：「熱熱的，就是咱們的人下來，你們慢着走！」張老太太忙扭過身從家中捧出一堆桃兒，給咱們的隊伍一顆一顆分。頭一個人接了一顆，張老太太的嘴裏的合不攏來。可是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都搖搖頭從身旁溜過去。張老太太着急起來，心想桃兒有毛，咱的人講衛生，沒洗洗。張老太太的腳跟「咚咚」的急促的走回去，走到隣家打水洗過後，可是還是一個、兩個、三個搖搖頭從身邊過去。張老太太喊：

「你們！你們！……」

隊伍好像沒有發覺。相反的，前面往後傳：「跟上！」好像故意一個跟一個的跳過去。張老太太手裏的桃沒有擋住，把桃兒已經捏的發饒，張老太太着急了：「你們，你們吃吧！張從龍想吃也不給吃！你們，你們：……」。

張老太太跳起來往隊伍裏衝過去，叫着：

「你們要吃我的桃兒！你們要吃我的桃兒！……」發瘋似的叫着。但是隊伍還是一個跟一個的溜過去，張老太太攔不住，也不能再去攔住，咱的人要下去趕走張從龍的，把張從龍淹死在汾河裏，死的直挺挺的，或是活捉張從龍，一針一針的刺死。於是張老太太只能急得走到這邊，走到那邊，拿桃的手收回來又伸出去。忽然有個騎馬的過來，張老太太計上心來，一把拉住馬鬚，手裏熱辣的桃兒滾到地上已顧不住了，忙問：

「你們怎麼不叫咱們的人吃我的桃兒？這是我的心意！……」

騎馬的人跳下來，張老太太的眼裏發現兩顆亮晶晶的眼淚，閃閃的發着光彩，又從枯老的眼眶上掉下來了。有幾個掉在自己手背上，又熱又痛。這裏有着無限的溫暖，誰能用錢買到這種溫暖呢？騎馬的像在自己的慈母面前激動的不出話來。

「不餓，一定要吃！」

騎馬的緊緊的握着老太太的手，自己的眼裏發熱熱的：「老太太！咱們隊伍趕下去回來時吃你的桃兒！」

張老太太搖搖頭，拿上兩顆桃往騎馬的手裏一遞，轉身走開去，又在另一邊自言自語說：「回來再吃，還有好的！」

跳板

金沙

洪洞人民參戰故事

坐在門前的李玉貴，他在思想着一件事：從這裏往西穿過馮堡到玉峯山、到縣城，將要砲火連天。咱們的人——八路軍就要攻下城來，在彈雨中從跳板上衝過封鎖溝。李玉貴想着笑了，跳起來就走。

李玉貴比平日有勁頭了，忘記了他是五十六歲的老人，在村裏轉了一圈，又在村外轉了一圈，是於在河灘裏號下幾棵大楊樹作跳板。李玉貴回到家裏，就找了幾個熟悉可靠的人，來在一間小房子裏，悄悄的商議做跳板的事：

「這可是件大事，作起跳板，咱的人就能從跳板上衝過去，攻下城來！」

「對！咱黑明白日的幹！」大家都興奮地附和着。

李玉貴又笑着說：「這件事情得保守秘密，怕張從龍知道了有準備！」

「對！這不能說，上至父母，下至妻女，一概不告訴！」所有的人自動發過誓。

黃昏了，九個黑影子跳過水溝，穿過河灘，就在大楊樹上拉起鋸來，有人還不時的東照照西瞧瞧，鋸子的聲音由慢到快，由快到緊，九個人的心都想要一鋸子伐下這二十四棵大樹來，又一

斧子作起十二個跳板來。

半夜了，露水已經上來，他們的褲子濕了半截，李玉貴畢竟上了年紀，又加有病，有些寒顫。但非把胳膊一伸，又一伸腿，撐起來和別人一樣的出力，終於制止了身上的寒顫。有人發覺了關切地向他說：

「你歇一回！」

「什麼話？」李玉貴故意使出很大勁來。但是潮氣太重，李玉貴的胃病又犯起來，心口漸漸痛起來，可時他咬着牙齒。後來更厲害了，他的肚子又漲大了，像一面鼓，鋸柄常常撞到這面「鼓上」，他仍舊出着力，還想依着鋸子柄，把這面鼓壓縮下去！……

鋸了一夜，二十棵樹伐倒了，又抬到村裏，白天就開始作跳板。李玉貴的胃越來越痛，肚子越來越大，但是還出力幹着，最多在疲乏時候歇一歇。有人喊一聲：「老李！怎麼樣？」李玉貴就把肚子一拍，跳起來說「不痛了，不痛了，來幹！」其實胃還是劇烈的痛着，肚子還漲得難受。

村裏人在議論着他們奇怪的行動，可是沒人能問出來是在作攻城的跳板，將有整百整千人從板上過去，攻下城來！

將黑的時候，咱們的人——隊伍，從村子經過的時候，十二個跳板已經作起，有的拍在路邊。他們好像給隊伍說：「你看！咱們的跳板作起了，你們衝過去吧！」

重 逢

朗 橋

經過三天四夜的激戰——十八日早晨三點鐘——英勇的八路軍健兒，終於登上礮臺林立的趙城城牆。閻僞軍慌忙棄城，狼狽涉過汾河，像落湯雞一樣的把槍砲、駝駱、戰馬和掛有「錢軍組」牌的背包，美式大圓蓋帽、皮靴、破鞋、……丟的水上漂的，河裏沉的，岸上扔的，到處都是。可是，他們仍逃跑不了，被消滅在汾河畔上。

當城牆上嘹亮的號聲一響，提心吊膽藏在家裏的，鑽在麥稈堆裏的，躲在土窟窿裏的趙城城內的老百姓，都鑽出來興奮的喊着：「呵呀！咱們隊伍回來了，謝天、謝地、謝神靈……」他們有的在看望，有的急忙燒水燒湯，有的聽着子彈從頭上掠過又躲回屋簷下靜待……。

隊伍挨次到閻僞軍會住過的院子去搜查，市民們把門開開，將開水一盆盆端出來，膽小的人家還沒有把門敞開，隊伍也沒有去推敲，門旁的老百姓却喊叫：「自己人回來了，快把門開開吧！」有的門就「吱呀」一聲開開了。有一個小偷趁機鑽進藥王廟裏偷了一包東西掙出來，正碰見糾察隊，經說服後，他又把東西送回了。在廟外草裏裏躲砲彈的和尙看見了，天明便告人說：「從這件小事情就知道八路軍有多好！」

清早戒嚴令還未解除，城外已經有等着要進城的鄉下人，他們有幾年沒進城了，現在他們恨不得一下子飛進去，有的等得不耐煩就繞到西城牆，從一個水洞裏鑽進來。

許多男女小孩在爭拾彈殼，你喊我叫，跑來跑去，街巷裏男人女人都愉快的說笑着，町視過往的軍隊，有些人在門口下象棋鬥勝負，有些青年人也在扭打團玩，實在希望，有人在門壁上貼上紅對聯，滿城好像處在一個安樂的新年，真是皆大歡喜。

一個老婆正背着手裏走，迎面一個部隊同志問她：「老太太可受驚了吧？」他頓一下嘴大聲說：「我還要罵你們哩！爲什麼你們一走就不回來了呢！」接着她又笑了，「這回可不能走了，要走咱們非一齊走不行！」

部隊裏的政工人員在街巷裏一開口，老百姓就圍攔上來，不停的不斷的給訴說閻錫山給他們的痛苦。一個姓賈的中年農民，嘆氣說：「唉！閻錫山真是壞透了，他寧肯糟蹋死十個老百姓，也不肯死一個當兵的，軍隊進門見黃拿甚，問都不敢問一聲。有一點不順他的眼，就腳踢拳打，說你這「叛八」！地裏打的還不够人家的，原說十三號閻錫山要「編組」，聽了把人愁死啦！草也沒人餵了，錢也沒人上了，誰曉得把自己的地分給誰家呢？幸而你們又打來救了大家的命。這幾天日夜支差，把人眼都熬紅啦！渾身像抽了筋一樣，你們不進來，人逃不出去，都要死完了。」

部隊派了許多同志挨門挨戶向羣衆慰問，每個老百姓都滿意的說：「咱們隊伍好着哩！」

北街板店一個文雅的老先生說：「軍隊不入民房，我活了幾十年還是頭一次，親眼見到，你們真可謂「秋毫無犯」的「仁義之師」。你們拿出赤心換得老百姓，閻軍拿剗刀換得老百姓，以政治服人心，所以你們能打勝賊。」

城東北角一帶滿地挑謀生的窮人，這幾天不能担挑謀生，還要熬夜支差，家無宿夜糧，還要管閻軍飯，餓餓、疲困、憂愁三者交加，都病倒床上了！五十多歲的王官柱老漢，已病在炕上三天，當我們一個部隊同志慰問他時，他忽地從炕上跳下來，就拉着這位同志的手，興奮着狂的說

「一條條的好，這一下把我的病開好了！……」他又說又笑在屋裏手舞足蹈起來。「我的病好了，你看我病開好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

「兵農合一」的兵

魯生

在一個俘虜收容所內，五百餘國軍士兵中，有一半是四十歲以上的老漢和十五歲以下的小孩。他們衣服破爛，面黃肌瘦，頭髮長有一寸長，眼裏不斷流着淚。如果脫了他們身上的軍衣，簡直和國民黨統治區逃來的難民。但他們不是難民，是閩錫山實行「兵農合一」的兵。

省防四十四師第三團三連伙伕田中喜，汾河西上富村人，已經五十歲了，頭髮灰白，鬍子有二寸，走起路來離不了棍。家中本有兒女滿堂的好光景，但在閩錫山的「兵農合一」之下，首先兩個兒子被抽走當了兵，逼迫土地充了公，連年青的兒媳婦也要編為後備兵集合起來給閩錫山種地。可是閩錫山還不放過這個老漢，今年三月又到他家娶了，逼得老漢也忍氣吞聲當了「兵農合一」的兵。老漢當的伙伕，每天除做飯，還担十九担水。

「那你担得動嗎？」我問。「担不動也得担，我將到六十歲的人，担慢了還得受人打！」田中喜的老眼裏流下兩顆淚來，長長的嘆息着。這不能不叫田中喜想起自己的遭遇，一家人被閩錫山的「兵農合一」拆得骨肉分離。

五十歲的徐得勝、四十九歲的劉雙喜，家都在靈縣城內，正月初編組被抽出來了，在國軍迫擊砲連當兵。「人老了，眼花腿軟手脚笨，打不動砲挨打，走不快路挨打，我們外面受洋罪，家中父母老婆娃娃不知怎樣過！」說着他們便痛哭起來，隨着一大羣長鬍子的兵也都紛紛落淚，這

是「兵農合一」的老漢兵。

「兵農合一」的小孩子也很多，十來歲的孩子原來該天真爛漫的，可是現在被逼當了「兵農合一」的兵，已經失去了童年的天真，像一個小老人，暮氣沉沉的不說一句話。後來我告訴他們可以回家了，他們才顯露了童年的天真，搶着說話。

我是趙城汾河西東年村人，名叫李小金，今年十歲了。去年六月在家裏，被村公所村警抓出來當了兵，俺爹俺媽不知道會怎樣活？」

「我是臨汾吳村人，名叫張好信，今年十四歲，去年三月在地裏拔草，被村長拉出來當了兵。」

「俺是新絳縣城裏人，名叫郝富德，今年十六歲，去年五月在學校唸書，被校長抽出來當兵，在小砲排當練習兵。」

「我是霍縣靳壁村人，名叫王岩生，今年十四歲，正月被頑固軍抓出來當兵！」

閻錫山在其佔領區實行「兵農合一」後，村中大人和小孩全被抽出當了兵，只剩下六七十歲白髮蒼蒼的老漢、老太婆和不满十歲的小娃娃。汾西縣干河村六十四歲的王國璽找到他的兒子王炳光後，痛哭不止，一面感謝我軍救出他兒子的恩情，一面訴說閻錫山的罪行：「我村沒人了，大人小孩全被拉走當了兵，只剩我這麼入年紀的老漢老婆婆，大家天天管着「兵農合一」的痛苦，土地歸公人當兵，地裏不長糧食全是草，這是什麼世道？」

羣衆的戰爭

第二集

二 記洪洞城解放的前後

洪洞是國著名的縣城，它是山西著名的棉、稻與小麥產地。抗戰以前，人民生活是非常富裕的。自閻錫山丟給敵人以後，八年間遭到很大的破壞。日本投降後，安澤漢奸縣長張從龍，不但沒有得到懲辦，反而被閻錫山更加重用，担任了洪洞的統委會長，後又兼縣長。他帶着一個國的偽軍，盤踞着縣城和其他九個據點，給人民帶來了更悲慘的生活。

張從龍，小小的個兒，黑面孔，是著名的殺人魔王，死在他手下人民與抗日人員不下三千人。他在蘇堡將我十九分區公安督察處的馬玉亭同志殺死後，把心也剝去炒的吃了，老百姓都叫他「黑皮」。他是最能吃人心的野獸，他和他部下燒殺搶掠的結果，使城附近五里的十一個村莊人民都逃離一空，變成「無人區」。我和隊伍到了馮村，碰見一個官莊姓史的老太太，她已經六十三歲了，骨節如柴，她扛着一個白布口袋，急急的幌着白頭髮，從我身邊走過。嘴是像念經一樣的不斷重複：「兩兩說着：『真是救命恩人，真是救命恩人！』」她後來翻轉身來告訴了我許多話。她老漢子「張從龍要的不行了，跑到東山，她的一個寡婦媳婦、一個小孩子，在家裏餓的沒辦法想尋死。」

閻錫山叫編組了，他家裏沒有一個合乎年齡的男人，土地完全充公。正在這時，洪

路軍來了，她拍着肩上的布袋告我說：「夜兒黑了隊伍來，我就要給你們做點飯吃，可是什麼也沒付了，今天我怎樣也得請你們吃！」

我當時聽了，感動的幾乎哭出來。我算了算爲了借麵，她已走了十里地。

隊伍一踏上洪洞的境界，就都異常驚訝起來：爲什麼平日險峻的山路都變成了寬平的寬路了？很快大家都到達了，而且每個村莊都預備了茶水。在吉村、王山、柏村、蘇堡，特別是蘇堡，出乎意料的，都預備的西瓜、桃和菓子，戰士們不好意思吃，小學生都往你身上塞，我被桃、瓜、葡萄、菓子包圍了，幾次沒有辦法，吃了一點西瓜。我和戰士們都思索着：「咱們該怎樣回答老百姓呢？」

老百姓給部隊做下了三十付雲梯和幾十付跳板，還有拉地雷的鉤子。在行軍路上，老鄉們喊着口號：「歡迎八路軍解放洪洞城！」「八路軍是洪洞人民的救星！」他們寫了一封信給部隊說：「不管那個人，那個單位，捉住或打死張從龍，我們特慰勞十口七十斤以上的肥豬」。老鄉們自己組織了傷兵轉運站，怕飛機搗亂，叫傷員全部住在窑洞裏，每個窑洞五個人，有人看護，有人作飯，有人洗衣服，小孩們打蠅子，女人們幫着抬担架，還有民兵護送，保證安全。……他們的站一直設到安澤。

他們都衆口同聲的說：「實在不能再受王八齣的張從龍的遭踐了。這次非拚掉他不行！」因此，自動配合軍隊作戰的民兵，就有四個大營，還有幾百付担架隊，本來他們沒有火鎗搶救任務，可是他們自動湧上火鎗搶救傷員。我們親眼看到有一付担架被敵人子彈打穿了，可是他們沒有絲毫的畏懼，繼續工作着。

在戰爭開始以前，我見一個政委站在密集隊伍的中央高聲講着：「我們是人民的軍隊，老百姓這樣熱烈地求我們消滅漢奸張從龍，我們還有什麼說的？……」

我們主力在東面，張從龍的偽軍也集中在東城，我們要從東門進去，敵人要死守東門。在我們砲火猛烈轟擊下，跳下跳板，只幾分鐘就搭在外壕上。投彈組的英雄們勇敢的直立在外壕一邊，把一個個手榴彈投在城上的工事裏。敵人一個手榴彈在我們人羣中爆炸了，可是更多的投彈手湧到壕邊。

第一個梯子，在東城門上立起來了，敵人從城上投下大塊石頭，把他壓斷，馬上第二個梯子又立了上去，敵人把他用力扳倒了，第三個梯子又在東門左邊的位置上立了起來，終於一串串戰士們擔着登上城去！

敵人放毒了。許多人倒下去了，可是更多的人又擁上去，子彈掃倒了一個，馬上又補上許多人；掛了彩的都不顧下火錢。

煙塵把整個的城門樓和碉堡都遮住了，砲彈把門上的石扁都打碎了。

張從龍在他舒適的家裏驚慌的寫着命令，叫守城上的部隊退到劉家院。可是正寫了一半，西門的隊伍突進了城，東面的隊伍也突進了城，他慌忙丟下這半張命令，帶着老婆逃走，可是剛逃下牆，就被打死了。在暮色蒼茫的時候，部隊全進了城。由一百多礮機構成的十個大據點，在八月十八日這一天，完全為人民解放了。這次戰爭，真正顯示了羣衆的力量，真正是羣衆性的戰爭。

洪洞人民在戰後帶着無限的喜悅，送給部隊兩面旗：一面寫着「洪洞人民救星」一面寫着「秋毫無犯」。部隊是毫無愧色的把它收下了。

洪洞「無人區」的一角

金沙

自從閻錫山將洪洞、趙城、襄縣偽軍改編後，實行「兵農合一」、「除匪糧」等政策以來，還成了無數的「無人區」。這裏便是洪洞「無人區」的一角。

閻錫山在洪洞首先把罪惡昭彰應該千刀萬剮的安澤偽縣長張從龍，委爲洪洞統委會主任，後又委爲縣長兼洪洞兵團團長，所謂洪洞兵團，就是張從龍的親信部下。張從龍在洪洞是出名的「吃人心」縣長，蘇堡的人親見他殺了白村一個閻長，吃了他的心，這裏的人談起張從龍來，是「談虎色變」，不勝恐懼。洪洞在張從龍的統治下，加上閻錫山的「兵農合一」、「除匪糧」……，首先是在河西，其次即在城附近東西馮堡、東西永凝、三陽堡、三陽壁、古縣等九個村子造成了「無人區」，門窗蛛封，蒿子滿院，人口逃亡，土地荒蕪，十里地內荒無人煙。

三陽堡、東西永凝等「無人區」是今年三月開始形成的，當時永凝村雖然明知城內的縣長是以前的漢奸縣長張從龍，部隊是張從龍的漢奸部隊，可是在吃人心的張從龍的屠刀之下，他們不得不像從前一樣的「維持」了。張從龍是個殺人不能眨眼的漢奸，又加上掠奪無厭的閻錫山的各種政策——「兵農合一」、「除匪糧」……，比如關於「除匪糧」一項，一兩銀子換六石糧食，以及派飯派布，如永凝村實德，去年秋季負擔：八畝地共打十六石，負擔玉米十四石、大米二石、棉花五十斤、布四丈五尺、飯一百餘頓，如果不交糧布，就捆去坐牢，再無法繳納，最後必處

死刑，遭毒手者不知有多少人。三月以後，老百姓已無法維持，可是張從龍的口號「寧願戰死不願餓死」，永發等村老百姓有什辦法，只有逃亡，逃到南寨、石橋、坊堆等村子，也有的起來反抗。這時打死了福村村長李九如的舅父，因他是與李九如狼狽為奸。張從龍、李九如這時威脅永發村，要「火燒永發村」、「大小人都斃死」，並且又把三陽堡老百姓的吃水渠的堰放開，要斃死三陽堡的人，從此老百姓完全逃亡在外。

在三陽堡等村子，原來就是抗日根據地，可是張從龍的魔手，也伸到這裏，要糧、要款、要人，三陽堡的人置之不理，特別是到了夏天五月，張從龍提出來「五月流血月」，這就是對三陽堡威脅下最後的警告！「如果你們再不維持，將在五月裏殺盡你們！」在這時就有七十多歲的老漢李振新，在地裏被閹軍刺死，李保才在地裏拾柴，被十多條槍瞄準打死，慘案連環發生。但從抗戰中鬥爭出來的老百姓，特別是洪洞人民沒有被嚇倒過，相反的與他們展開「保命戰」。他提出了口號：「決不讓張從龍搶走一顆糧食，搶走一顆，也要他流血！」「保衛自己生命」。激烈鬥爭開始了，張從龍又威脅警察：「凡是四十歲以下十六歲以上的人，都是民兵，統統殺死！」在這血腥屠殺之下，老百姓一批一批的逃亡流浪到更遠的地方去。起先他們逃亡到五里外的封村、石橋、南寨，但張從龍趕到石橋，又逃到十餘里以上的三陽堡等村子去。可是一個莊稼人，忘不了自己的土地的，每天早上偷偷的帶上乾糧，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種地，但又不知被殺了多少。明馮堡的銀柱回去做莊稼被他們用刺刀刺死在地裏。這些土地上流過他們的汗，又流盡了他們的血。到後來因為一天只能做個四五小時的活。又加地裏的草長得比莊稼還高，莊稼人着急了，全天下地。那時地乾草多，天熱，飢，他們一面拔草一面落下淚來。他們嘆息着：「幾輩子作了孽，受這極大的罪」。後來又因天熱，飢苦重，又犯了霍亂、痢疾，好多人病了，好多人死了。他們見到一個民兵政府的工作人員，或一個八路軍人員，他們哭訴着自己的痛苦，要軍隊快來

帶他們回家。是的，他們已歷不能支持，他們已經開始受到飢荒逼迫，如三層壁村有二百多戶，有三分之二，已經無法生活下去……。

這種悲慘的局面——有家歸不得、有地不能耕、飢饉疾病死亡，這便是閩錫山利用敵僑進行對敵的結果。

十分鐘的戰鬥

浪橋

——一個班俘虜一百七十人

十三號夜裏，我軍收復常馬村後，五連兩個排把一連蔣軍一直追趕到朱村。頑軍在朱村東門樓上架了二挺機槍，迎着這兩個排狂吠起來。但是我們的副連長黃植利冒着彈雨英勇地衝了上去，一連四個手榴彈，就把頑軍趕到村裏。我們沒停腳，一直攻進村裏，佔了四座院子。

村內的頑軍恐慌了，急急開動了山炮，步兵砲，迫擊砲和架在樹上的機關槍，立時各種聲音變成一片。村裏村外滿是火花飛濺，把沉睡的山嶺也震懾得吼叫起來。

剛收復胡張、常馬的戰士們，一聽到他們的吼叫，也快步如風的增援到朱村來。不一會，就從村周圍也撲了過去。手榴彈在村裏到處開花，全村頑軍慌亂的混成一團。除了在十字路北的頑軍指揮官，還死力抓住一部份兵力掙扎抵抗外，大部頑軍在這恐怖的黑夜裏，喪魂失魄了。

我們的戰士們，像生龍活虎的英勇衝殺着。

七連的六班長王章德領着七個戰士，從村南面衝進去時，正遇見與自己班挑戰的第二班在攻擊廟院頑軍的槍，這激得他們又羨慕又着急。猛然間他們忽聽見副排長李景福向他你們小聲喊叫，

大家就立刻跟着李景福向北奔去。九個黑影子在牆頭上忽上忽下，霎時翻越過兩座空院，隱蔽在牆陰下。李景福從北牆的牆眼裏，望見幾個頭軍像受驚的老鼠擠着往西邊黑屋裏鑽，他回頭向王章德一招手後，立即縱身跳上牆頭，輕輕落到院裏，王章德照樣跟上來，其他七個人已經把院子包圍起來了，王章德摸到窗前往裏瞧，黑暗中二十多個頭軍，嚇得縮成了一團。他火速退了兩步，伸手將一個手榴彈帶進門裏，李景福也跟着扔進去一顆，隨着手榴彈爆炸，屋裏一聲喊出：「我們繳槍，我們繳槍！」緊接着，門迫擊砲筒就從門裏扔出來了。王章德還不放心，一個箭步衝進去，黑暗裏一十四個頭軍猛見一道刺刀的閃光逼來，慌忙跪倒一地，拍着手喊：「我們沒有槍了，我們沒有槍了！」

李景福繼續往前偵察，在一死衚衕裏的拐角處，兩個戴美式大蓋帽的頭軍伸出頭來在窺探。李景福心想：這準是些想找空隙逃跑的傢伙，忙叫兩個戰士堵住衕口，他和王章德一口氣衝了進去，等那兩個頭軍又伸出來時，剛好碰上手榴彈開花。拐角裏馬上哭喊起來：「呀呀，不敢打呀！我們繳槍呀！……」他倆走上去一看，徒手持槍的共是九十多個，李景福大喊了一聲，頭軍們一個個都把槍放下來，說了兩句寬心的話，定定他們的神，就成隊的帶到後面去了。

緊接着，王章德又發現一座大院子，廐馬拴的滿滿的，兩挺重機槍和三十多支步槍亂放在地上，還有幾個頭軍結。他叫兩個戰士看守着，又急忙跟着副排長和兩個戰士往北突去。

仍在前面一所大院裏，有敵人慌亂的喧鬧聲和槍聲，因院牆較高，不易攀登，王章德隔牆投進一個手榴彈，院內立時鴉雀無聲了。這時李景福已敏捷的伏到門口往內看，三個帶傷的頭軍正躺在院裏小聲呻吟。他環視一下院子的形狀，知道敵人沒有跑，趕快向廚房扔進一顆炸彈，高喊：「繼續打，都是中國人！」接着聽得「呼咚」一聲，一門迫擊砲從門裏拋出來，緊接着「中正步槍」像飛蝗一樣，從門窗裏裏擠出來，落在月亮地裏，李景福走進院子，喊他們出來，頭軍們

—— 28 ——

屋裏走出來時，怕我們戰士開槍，高高拍着手，嘴裏不住唸着：「出來了，出來了！」及至見到我們的戰士開槍招呼，他們才放了心。

真是「有訓練」的「國軍」！蔣介石的美式武器，就是這樣叫他的士兵們「放下了」。

六班在朱村與敵人戰鬥中，十分鐘的戰果：俘虜頑軍一百七十餘名、騾馬六十四匹、兩門迫擊炮、兩挺重機槍、步槍一百二十餘支……我們沒有傷亡一個人。

○ ○ ○ ○ ○
○ 遭 ○ ○ ○ ○ ○
○ ○ ○ ○ ○

○ ○ ○ ○ ○
○ 遇 ○ ○ ○ ○ ○
○ ○ ○ ○ ○

蘇
策

——晉南自衛戰的一角

部隊的動作好快呀，把東北土標上的敵人一下就壓到米村去了。這才是入夜時分，敵人丟了滿地美國式的軍帽、子彈、槍支和用美國洋銃挖好了的野戰工事，還有從村裏搶來的女人小孩的紅綠衣服……所以，月亮還沒上來，攜帶所就接到命令叫前進了。

其實，在這裏的並不完全是攜帶所，除了臨時指定負責領導傷員工作的組織幹事李天民、技術書記丁喜武和醫生、衛生員、抬担架的民夫以外，還有準備做俘虜工作的特派員王民信和臨時抽來的團營員訓練班的四個戰鬥小組、警衛連及兩個班和兩門已經完成了任務的迫擊砲。命令一來，他們就湊到一起商量了一下，因為還有三十幾個傷員沒運下去，除留下一個班掩護他們以外，剩下的先由特派員領着到上級指定的離朱村有一里半地的凹道裏去。

組織幹事李天民已經三十二歲了，胖胖的中等身材，也許是因為在舊社會裏做過事情，受過折磨，他對自己的人總是非常的好，平常老是一「綿綿的」不多說話，大家都叫他「善人」。他內心裏洋溢着無限的熱情，他現在的工作非常緊張，不管什麼工作也能揮上手。年青的技術

害禍也在忙跑到這，又跑到那，他們還不斷的嚷着：「把縣長的槍放到這吧！我替他背上。」老鄉們不怕怕，這個子彈可打高了，來一付，抬這個同志，不要怕，慢一些。你的傷口不要緊，下去就是糧食，離這還有二里地。」

小鬼周博論和杜來川帶着民快送手榴彈回來，他們兩個才走到前面特派員和後面繃帶所之間的大路上，忽聽見北面有些人「撲踏踏」的跑來了，那樣慌張！小鬼們心裏想着：「哼！敵人都快解決了，慌啥哩？」就是，我們部隊沒有幾分鐘就突入村子了，進犯軍的美國精神很快就瓦解了。月亮才爬上樹梢，成百的俘虜和四門九二式步兵砲，五挺美式重機槍，數不清的美國械彈，都被我們拾了下來。……脚步聲離小鬼們不遠就猛的停住了，有人喘着氣，用沙啞的嗓子問着：「那一部份？」周博論不高興的咕噥着：「這還有誰呢？自己人，自己人！」

這時月亮被雲彩遮住，什麼也弄得模糊不清，那邊又嚷着：「舉起手來！」周博論生氣的思想着：「這是幹啥哩？」他剛要舉手，就看見上來的幾個黑影裏每個人頭上頂着一個圓盤模樣。「這是敵人！」他慌了，沒有顧上拉火，就把手榴彈扔出去。敵人的槍也「劈里拍拉」的亂打開，周博論一股勁跑到組織幹事的繃帶所，杜來川跑到特派員的凹道裏：「敵人來了，敵人來了！」

可是，沒有一個人相信這是齊整的敵人，戰士與學員們都嚷着：「我們去追敵人吧！」特派員很快指定了警衛班順着大路一直向東揮，叫一個黨訓班的戰鬥小組在東南地扯起一條網來，他想着：「來吧！不能叫你漏走一個！」他掏出手槍和副排長懷玉走到高地上。

敵人射擊周博論的時候，組織幹事他們也聽見了。他們沒有多思索，只是分外的加緊了工作，想一下子把三十幾個傷員全部轉下去，這是件難事！但他們究竟做到了，每個人都拚命的流着汗，打發嚇下的警衛班，掩護着抬走向張掌的大道。

組織幹事立在那裏，他看見最後抬担架民夫的白衣裳模糊不清的時候，他聽見背後北面的土標上，又是一大片潰散的敵人下來了。他眼略微有點近視，也沒來得及看清楚，敵人刺刀已經逼到他的眼前，慌張的問着：「什麼人？那一部份？」

他雖然沒有經歷過這種場合，可是他非常清楚一件事：「不能把敵人放過去，彩號還沒走遠！」他焦急的嚷着：「自己人，不要誤會！」跳過去一把抓住敵人的槍口，他用力扭着那槍口，想抓敵人的槍身。但敵人開槍了，一顆美國子彈從胸上穿過去，他像被誰猛猛的推了一把，仰面跌在地上，他身後的周博論幾乎叫起來，驕準的回敬了一槍，那個敵人也同樣的翻倒了，剩下的敵人都害怕的掉下帽子、「坎」下背包，爬在地下。

這時技術書記也陷在重圍中，他攆着傷員留下的槍，向着問他口令的敵人，美美的把他打倒，然後一面打着槍，一面朝後掌跑。才跑了十幾步，又碰見一個敵人的徒手在地裏爬，他跳上去一把抓住，大聲的吓唬着：「跟我走，不然慘死你！」然後他又跑一陣，臥倒打一陣，兩腳踏踏敵人丟下的各式各樣的爛東西跑一陣。

在前面凹道裏，聽見繃帶所那裏槍聲亂成一片了，特派員急的跳起來，副排長史懷玉用驕蹇死盯住他問：「特派員，我們不去援助？」特派員是急性子人，可是他有顧慮，已經出去一個班及一個小組還沒回來，這裏有砲，還有俘虜，保護這些是他的責任！他有點猶疑，但他馬上對史懷玉說：「對！你都帶上去吧！快些！」他想：「這些都丟了，也不能損失我們的傷員！」

組織幹事倒在地上以後，他並沒有暈過去，只感到胸部熱辣辣的。他看見敵人亂跑着，沒有人留神他，他想站起來，可是一動也不能動了，只覺得呼吸特別困難。他想着：「完了吧！」他合上了眼，想休息休息，可是不行。朱村的戰鬥、傷員、繃帶所，技術書記……一串串

放心不下的事，又都在眼前浮起來。

他是團裏最老的幹事，抗日戰爭以前，他是一個貧苦的師範生，在舊社會的稅務局裏幹過兩天。日本人的木屐踏進華北的時候，蔣介石的隊伍跑光了，他參加了八路軍，爲了打走敵人，八年來他吃盡各種各樣的苦，餓過肚子，吃過野菜，吃過糠，軍衣露着棉花，補着綢緞，沒鞋子穿，肉磨着石頭走，但他還要爲老百姓收割，給老百姓種地，爲了減輕他們的負擔，他領着大家在高山頭上開荒，吃冷飯，受風雨，手上打着泡，迸着裂子，滲着血，他幹着各種苦重的活，從槍林彈雨裏爬出來爬進去，不管什麼好日子，除了害着軍痛，才能在醫院裏休息。將近十年的緊張生活，他的青年，早早的就從臉上逝去了，三十二歲還沒有娶上老婆。他日夜盼望着勝利，終於把敵人打敗。他會有許多甜蜜的想法，想回家，想休息。但馬上這些想法都破滅了，日本人的刺刀換成了美國的槍彈，汪精衛死去，又換上了蔣介石，要想回家還得努力鬥爭呵！……他慢慢抬起手握住了傷口，手猛然的碰到了被血浸濕了的指包帶。他想起來了：指包裏還有黨的文件和黨費、幹部保健費、撫卹費兩萬多元，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叫敵人弄去的，他咬着牙支起身體，把指包卸下來，傷口和全身疼得戰抖起來了，他幹命的忍着，用兩隻手抓着土，把指包埋上，埋着，埋着，他的雙手就攤軟下來。……

史懷玉帶着部隊衝下去，敵人就潰散了，看見亂跑的敵人和亂跑的牲口，他們打着槍，大聲的喊着：「繳槍不殺！」「站住！」「舉起手來！」「跟我走！」……

天大亮了，警衛班和黨員訓練班的幾間小組都碰在了一起，大家湧起來，數了數，這一夜的遭遇，共俘獲了十八匹牲口和二十幾個人。

頑軍退走以後，人人都懷着悲憤的心情，齊集在綢帶所組織幹事的跟前，沉默地哀悼他一身爲黨而犧牲的忠貞事蹟，斑斑的血跡上又添上斑斑的淚痕。

守住土地祠

趙城戰鬥故事

沙 晉

郭振林領着班裏的人，穿過激烈的砲火，在土地祠邊停下。從對面趙城南關射擊來的砲火，衝倒了土地祠，破爛的土地祠在砲火中搖動着，房上的瓦片不時的發出響聲，有時被震得落下來。土地祠邊有一塊兩丈長的空地，郭振林十餘個人的任務，就要在這個地方挖下工事，守住土地祠——這個進攻南關的軍事要點。

十多個人都把紅色的胸膛貼到地上，艱難的一鎬一鎬的挖着泥土。有時砲火掀起的泥土和洋鎬挑出來的泥土，竟分不清的散開去又落下來。挖工事的人並沒有注意這件事，心急的要將這個工事能在短時間內挖成。

郭振林挖幾下又照顧着前面左邊，這裏有路直通南關城內。但是郭振林已經計劃着要把兩條道路，作為開軍走上死亡的道路。

「噠！」一顆槍彈和洋鎬碰擊着，郭振林聽了一聽，仍然低頭挖着，把泥土從工事裏挑出來，又堆積在前面。對面南關的砲火，現在更集中在土地祠周圍爆炸，好像要把這個土地祠整個翻過來。但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十多個人照常挖着，漸漸的眼珠閃閃發着光彩，人也漸漸的坐

對土地祠邊。但郭振林他們沉著的拋出手榴彈。火光下閩軍又一個個的倒下了，沒有倒下的人逃走了。

第二天城內閩軍又作第五次、第六次的反衝鋒，雖然在密集的砲火下，李富宇同志光榮犧牲了，馮小爐等同志帶彩了……，現在只剩下郭振林三個人，可是他們仍然堅守住土地祠。城內的閩軍無能的暴跳起來，又命令所有的砲火集中轟擊土地祠，砲火在郭振林三個人四周叫著跳著，散出來的白烟把土地祠整個包起來，把好多工事轟平了。有好幾次砲火打起的土，也把郭振林埋起來。可是郭振林仍舊守住了土地祠，直到大部隊攻擊南關的時候。

霍縣城的反擊戰

魯生

被敵偽蹂躪九年多的霍縣城人民，已於上月二十三日獲得解放。本來霍縣城人民在去年日寇投降的時候早就應該解放的，可是醉心內戰山西的土皇帝閻錫山，却不讓人民就此擺脫敵偽淫威，當敵人未退之先，即與敵人勾結，派員入城「收編」偽「霍縣愛鄉團」，為「省防第四十四師第三團」。以偽軍頭子徐子良任團長，又將偽警備隊編為「霍縣愛鄉團」，以偽縣長成錫蘭兼團長，勒令全城商民修築工事碉堡，準備內戰。逼迫十萬餘人民拋棄莊稼，停下商業，在鞭打下前後築起明暗碉堡四十五座，並在城牆外面，挖兩丈深三丈寬的大壕一道。一切準備停當，便向我解放區展開蠶食進攻，先將我張家堡、沙圪塔堡、趙家莊等村佔領，然後又修築第二道碉堡，作為繼續進攻的基地，一年來頑軍三百人以上的進攻搶糧，即達一百次之多，小股搶糧更是每日不斷。在歷次進攻中都捕殺我區村幹部及羣衆很多，尤以吸收各村漢奸惡霸戰爭罪犯所組成的「復仇團」，到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今年七月間頑軍至段村，一次便殺死羣衆四十餘人，捉走三十多人，全縣人民忍無可忍，常要求八路軍去解救。

八月二十日，我軍應人民之請，向霍縣關偽軍實行自衛反擊。在爲解除霍縣城民衆痛苦而戰

的口號下，我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先將城周圍的驛站大獲、那家泉等掃蕩。次日我軍進至城下，金軍士氣百倍高漲，五將全體把節省下來的金銀票都交給開政治處；戰士張世傑把他的八斤四兩米票、二千八百塊錢和一支水筆，也交給上級。他說：「我一定爲人民解放雲縣城，如不犧牲了，這些東西作爲交黨費。」班長劉貴發病了三天，大家不讓他上前線，他便把自己的水筆等物交給黨部：「能爲人民爲黨犧牲是最光榮的，有病也要去！」

二十三日午五時，我砲兵、步兵、工兵各色英雄們，在夕陽映照下紛紛投入陣地。一聲令下，我砲兵齊向城內四五十個明礮礮堡發射，大地頓時爲排山巨礮所震撼，首先屹立在東城牆上的一個最大礮堡，爲兩發礮彈所命中，隨着黑煙的升起而毀滅了。接着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全城的明礮堡都爲砲兵肅清。工兵迅速的掃清外壕兩側的地雷，一連便迅速的跳下壕去，扛着跳板。這時暗礮堡內殘餘的敵，仍不斷的向我投擲手榴彈，我爲防止跳板被炸，工兵又迅速的將外壕刨成一條土坡，突擊組、投彈組、救護組便毫不費力的一齊越過。

各團各連投彈組，隨着砲火轟擊，一排排手榴彈由四丈高的城下飛進城內，立即城牆上砲堡裏的頑敵顛搖了，混亂了，我架梯子的人豎起了第一個梯子，二排八班便首先登上城牆。

東城牆上完全被我控制了，大家一排排手榴彈不斷的回滾退的敵人拋去，敵人像小老鼠般到處亂竄，僅二十分鐘時間，我軍便以雄偉的姿態全部登上了城頭。此時天已昏黑，我軍爲迅速追擊潰退的敵人，在東城牆以北的某團分七路進兵，東大街以南的某團也分兩路追擊。我軍並在稠密的房舍中搜索着逃竄的敵人，一個生龍活虎似的跳牆越房，捕捉敵人。這時聽不到更多的槍聲，只聽到英勇的戰士們在呼喊：「捉啊！捉啊！」「總槍不殺，放下武器的優待！」「氣死敵了，這得如喪家的大頑軍，紛紛放下了武器，一個拿手槍的官長，幾乎嚇得發了瘋，手槍也失掉作用了，他顫慄地叫着：「同志們，饒命！」說着便跪下了。有的還扮命的向西竄角逃竄，企圖藏

轉逃匿。不料剛至西南角，就被我各路英雄團圍住殲滅。前後僅半點鐘時間，全城計有省防軍四十四師第三團、地方保安第四團、第十二專營、雲縣、復仇團……等團軍全部被殲滅了，除擊斃者外，生俘兩千餘人。

同蒲前線的英雄們

◇本報前綫採訪團◇

(一)計打邢家泉

砲在邢家泉堡壘的五百米地方拉開，可是天太黑，遠遠麼近的地方，堡壘還是模糊糊糊的。砲手愈到困難，愈不準，可是有人生出一計來。

五個人各帶着一捆柴火，慢慢的摸向堡壘去，所有的人都着急地睜着眼睛遠遠望着五個人過去。這五個人摸到堡壘旁邊，慢慢地先挖一個人的掩護體。

挖好掩護體後，四個人回來，丟下一個人守着柴火。

砲手拉開砲等待着！

這時，五百米外堡壘底下，忽然一堆柴火烘烘的燒起來，照紅了半個天，照紅了半個堡壘。砲兵連聲的射擊，砲彈碰在堡壘上，火光四射，堡壘轟隆隆的搖擺着，裏面的人叫起來：

「繳槍！繳槍！」

繳獲武器出二十四支槍，又查出二十個國人來。

〔三〕堵擊汾河口

劉建彬在汾河線上把守了多半夜，汾河的水嘩嘩地響着，但總沒人從汾河對面渡過來，可有些心焦。他扭頭瞧瞧的大火的，盼望從汾河裏冒出人來，活捉幾個回去。可是聽到的只是汾河沖刷的響聲。

的摸天明時候，人也有些疲倦，但河對面「撲咚！撲咚！」響起來。劉建彬看見河對面有霧不清的黑黑的一羣人影，很快地渡過來。劉建彬拉拉自己的人，但第一個衝過來的人，已經一把抓住自己的胳膊。劉建彬不慌不忙的喊着：「同志們衝啊！」埋伏在後面的十個人同時爬出來，堵擊這幾十個人。劉建彬非常的沉着，先用手榴彈狠命的往抓住自己的人的頭上打去，又順手一刺刀，這人撲咚倒在河灘上。劉建彬又轉過身來向左前邊的人一刺刀，又倒下去。……

幾十個頭軍慌張起來，回頭往汾河裏跳，劉建彬他們又集中射擊，河上便浮起死屍。

（三）易開雲巧捉俘虜

對手的剛門迫擊炮和重機槍機槍命一發動往易開雲陣地射擊：汾河灘上的石頭沙土轟的暴跳。

起一二丈高，打到汾河裏激起一些浪花。這對易開雲的陣地沒有損害，他們依舊把守住汾河口，決不讓汾河上渡過一個頑軍去增援趙城。

也有些人或許會從機械的數目字去計算，一千餘人對七八十人，這是一個太不相稱的比例。可是購着這一千餘人幾次衝過來，易開雲他們只用幾手顆榴彈就壓迫他們回去，來不及跑的就死在河灘上，伴着易開雲的陣地。

東山頭露出一抹白光，八月的早晨陣陣涼風吹來，穿過單薄的衣裳，有些涼意。但易開雲他們沒有一些感覺。

遠遠有了吵鬧聲，城裏透出一伙敵人來了，拚命往汾河裏跳，把他們的美國式大蓋帽、背包、槍支及其他東西盡往汾河裏拋。水上浮着，河底沉着，還有擱在河岸上的。易開雲他們趕快準備，前後都有敵人了！渡河過來的已經衝過來攪成一團，易開雲有些着急，可是沒辦法。這時又渡過來一批帶有全副武器的敵人，易開雲心生一計，就迎上去招手：

「來！來這！那是八路軍，那邊是咱們的人，快走，跟着快走。」

渡過河來的五六十個人，慌慌亂亂的跟着易開雲走，有些人還沿路丟東西，丟掉美國大蓋帽，脫下美國式衣裳，把準備好了的老百姓衣裳套在身上。咱們的易開雲計劃着：如果能多騙過幾來就好，不然，用這個手榴彈結束他幾個。

走過河灘，走過莊稼地，易開雲往自己機槍陣地走去，後面的人也跟着走過河灘。走過莊稼地，向易開雲的機槍陣地走去。

易開雲快到機槍陣地了，緊走一步，跳過去，瞬時機槍射手：「注意向前敵人射擊！」機槍「噠噠噠」響開，易開雲喊着：「繳槍不殺！繳槍不殺！」

六十多個人服服貼貼的繳了槍。

（四）奪山砲

五班跑在七連的最前面，越過嶺矯正河，尉虎則第一個看到溝裏烏黑發亮的山砲，心中一喜，叫喊道：「同志們快衝呀！奪山砲！奪山砲！」

全班也跟着喊，「奪山砲！奪山砲！」就分三股向溝裏的敵人猛撲過去。

溝上邊殘餘的敵人，爲了掩護山砲，用兩架機槍向五班射擊。子彈向雨點般的飛來，這時爭奪山砲的戰鬥開始了。尉虎則、張文貴、武雙兒一股風就衝到了山砲前，先以排子手榴彈向敵人機槍陣地猛打過去，溝那面的敵人機槍就不叫了，但還在以步槍還擊。尉虎則三人一齊喊：「上起刺刀來，和他拚！」

三把雪亮的刺刀向潰亂的敵人猛閃過去，尉虎則和敵人對刺，正刺倒一個，這時六班也過來了，一排也趕着來了，於是結成火網，向潰退的敵人衝過去。被打死的敵人，都趕着繳了槍，烏黑發亮的山砲奪過來了，還得了兩挺機槍！

（五）我扛回兩挺機槍

偵察排長侯新民興奮地說着他的故事：北方傳來了密集的槍砲聲，團部通訊員也就飛跑的來了命令，部隊馬上到大溝集合，準備戰鬥。大家走呀，心裏重甸甸的都想立刻知道是什麼情況。

可是都摩拳擦掌的走到離大溝村半里地時，知道了原來靈縣六十九師向這裏進攻，這一路是二營七團。這時我看全連同志們的情緒實在高，有的說道可是最好的機會，有的說道這是我們的運糧大隊來了。……

陣地上團首長喊叫了：「偵察排長侯新民同志！」我馬上跑過去答應。團首長說：「敵人是向正面進攻。三、一營是從側面迂迴，已經伸在敵人側後，你通過敵人最近距離，和二營取聯絡。」團首長說完，我扭身就向二營陣地前進，走了兩三步，射擊來的槍彈到處「撲撲」的響。我不管，只嫌自己的腿跑的太慢，恨不得一步走到。已經記不清走多長時間，只記得在子彈中跳過七八條大壕，跑到了二營陣地。後來返回來了，上級又命令我到九這一排去。我抬頭一看，二營七團一部正在同那個排衝鋒，上級命令我和一排長共同掌握那個排，堅決消滅敵人，不准退。我高興的跳起來，爬到他們的陣地上，敵人又一個衝鋒來了。我連忙叫：大家準備好手榴彈！敵人更接近了，他們拿的什麼槍我們都看清楚了，這時一排長喊：「打手榴彈！」「轟！轟！」手榴彈都在敵人的腳跟前開了花。躺倒了一堆，其餘的潰退了。不一會，敵人又來衝鋒。連來了四次都被我們的排子手榴彈打退了。這時我和排長說：「你看！敵人再不敢來了，該我們出去了！」排長同意我的意見，於是一聲口令，我們全排同志都揮起雪亮的剗刀跑出去。我沒看見別人是怎麼衝鋒的，我提着手槍衝到溝邊，一下就抓住了三個傢伙，奪下他的機槍後，一腳踹他下了溝。這時我往溝下一看，敵人正在亂竄，我急得一下從很陡的坡上跳下去。一個敵人倒斃身來，正使步槍發準我，被我先發一槍打倒了，另一個拿機槍的趕快繳了槍。

回來時，我就扛回了兩挺輕機槍。

（六）第四班的繳獲

某部第四班首先從北門登上趙城城牆。這時可以看到東門正處在炮激的砲火中。在城上的砲堡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

第四班不管東門的緊張情況，要迅速的沿城牆向西推進，以便與××部會合。

十幾個人分散着向前衝過十多步，碰着一座砲堡，大的、小的、明的、暗的都有。第四班就用手榴彈一個接一個的開闢道路，他們一路上鐵鏈炸聲和閃閃的紅光向前進。第三個大砲堡的抵抗，也只是多吃了幾顆手榴彈就解決了。

六十多個頑軍，狼狽的順城牆向西逃跑着，他們將可以丟下的東西扔了一路，有的跌倒，有的滾下城牆，他們後面緊跟着第四班。「捉活的！捉活的！」喊聲追得更緊。逃竄者鑽進貼着「軍需處」的一座大院裏，立即緊閉的關門，好像準備「死守」。於是，第四班改換了進擊的方式，組織喊話：

「喂！你們的人都跑了，繳槍吧！」

「繳槍不殺！」

「你們都是被崑崙山抓來的老百姓，我們是爲老百姓解除痛苦的！」……

院子裏傳出一陣的響聲，並有人喊說：「繳槍，我們繳槍！」門呀的一聲開了，走出來輕機槍四挺，步槍二十支，也走出來六十個空手赤拳的人。第四班的人槍交代之後，就又沿既定方向前進了。

忽然，城外河灘上聚攏着黑壓壓的一大堆人，被第四班的手榴彈和河西的××部夾擊着，走頭無路。頑軍跳汾河的水聲和急叫聲、呻吟聲、騾馬的吼聲，交織一起。第四班衝下去，又奪回追敵砲一門、步槍二十支、騾子二十頭。他們在愉快中繼續前進了。

（七）小諸葛計捉潰兵

六班長小諸葛確是一個計謀神妙的人，這回在趙城搜索閻軍潰兵時，又生出一計，毫不費力的捉回了一百多人，大家稱讚說：「小諸葛真是小諸葛！」

趙城戰鬥中「小諸葛」帶了八個人，在汾河灘上搜索被打散的閻軍，可是兩面用裏莊隊長得有四尺來高，人藏在裏面稍稍彎下腰，能隱蔽着走很遠的路，或者打幾個冷槍，莫說八個人就是八十個人也難完成搜索的任務。「小諸葛」一路走着就想出一個妙計。

「小諸葛」一行人，走過一塊莊稼地，發現風平浪靜的時候，地裏却有很大的響聲。「時，一定有人在裏面，可能還不少！……」「小諸葛」們計謀着。「小諸葛」於是變成了營長

「第一連佔領西南高地，第二連佔領正西地嶺，第三連……」

「小諸葛」下達過命令之後，就和弟兄們輪流喊話：

「喂！你們走不過去了，河西都是我們八路軍！」

「繳槍，優待不殺！」

……
莊稼地裏有人走出來了，帶着美式槍……

「小諸葛」們歡迎他們，安慰他們，又組織他們成：

「出來吧！人家就是不殺！」

「八路軍不殺俘虜！」

他們的喊話更加有效，有時還叫出幾個名字。

於是，三個，五個……一百多個隨軍，走出莊稼地，跟着「小諸葛」走了。

——完——

河防堡壘「杜八聯」

席炳午

二、光榮的抗戰史

— 37 —

杜八聯是過去濟源七區由八個保組成的一個聯保。抗日期間，杜八聯的共產黨員與人民一起堅持抗日游擊戰爭，創造出極其光榮的歷史。四二年六月，由於國民黨第九軍三營得了日寇三百兩煙土，背叛了與杜八聯人民抗日自衛隊所商定的攻守規約，出賣了杜八聯的內部防綫，使日寇乘機進佔杜八聯，迫使杜八聯人民的抗日鬥爭，不得不由公開轉入秘密。一九四三年，一百八十餘個被迫當偽軍的戰士反正起義了，一九四四年馬明山先生又率全團不願做奴隸的戰士，配合我十八團，攻取陳嶺據點，舉行起義參加八路軍，還與杜八聯人民的秘密鬥爭是分不開的。

去年八月我軍大反攻攻襲坡頭時，杜八聯人民踢糧參戰，男女老幼爭赴前綫。他們用肩挑，用手提，用懷抱，沒有筐子，用自己的衣服包上手榴彈、砲彈向前方輸送，使十七團健兒在攻戰頭的激戰中，沒有缺過彈藥，杜八聯人民與子弟兵八路軍一塊奮鬥，終於解放了自己，他們是如

何的愉快啊！

二、陣地屹立

杜八聯解放之後，雖改爲六個行政村，但光榮的有歷史意義的「杜八聯」這個名字，仍舊被人稱呼着。從去年十一月起，廣大人民逐漸在反奸清算鬥爭中開始翻身，但由於國民黨有信棄義，向我解放區進攻，杜八聯人民在新的覺悟和傳統的武裝鬥爭的基礎上，很快又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民兵，同時整理了自衛隊，開始防守黃河。

在第一天剛整理好武裝組織之後，第二天拂曉——元月十四日，國民黨九十軍與殘殺杜八聯人民的罪魁衛安生違背停戰協定，強行渡河侵佔我披頭以東地區，嚴重地威脅着杜八聯的安全。杜八聯人民偉大光輝的自衛鬥爭開始了。

這時，留莊一下由七個民兵增加到XX多個，毛嶺由四個民兵增加到XX多個。連地由八個民兵增加到XX多個，當時以民兵爲骨幹，連同農會會員，自衛隊員均一齊擁上前綫，配合正規軍打擊違約進犯的頑軍。戰爭到二月，形勢穩定了，他們就轉入長期封鎖、襲擾、困疲頑軍的鬥爭。在這鬥爭的新階段中，杜八聯內部發現了特務的破壞活動，發現了地主的反攻，加以頑軍稍事休息之後，即向杜八聯連戰不斷的進攻，於是從三月開始，留莊、連地、毛嶺等村更進一步發動羣衆，深入反奸、清算、減租息、反貪污等鬥爭，提高羣衆的覺悟。然後在覺悟的基礎上進行了反特務造謠、破壞與挑撥離間的鬥爭。同時，在對頑鬥爭中建立了強有力的嚴密的情報國防、戰鬥聯防，建立了機動的輪戰隊，構築地雷與障礙物結合的長達十里之長的封鎖綫，南至河岸

北軍又出，並有重點的構築小型工事，開展爆炸進攻，與頑軍開展長期的劇烈的命戰。馬利保的爭奪戰，頑軍從三月到五月初，向杜八聯進攻六十餘次之多，最大的兵力達三百多人。只四月份一個禮拜，即進攻八次，總兵力兩千有零，但都被杜八聯人民一一粉碎，陣地仍屹立未動。

三、全民總動員的夏收保衛戰

五月份夏收保衛戰開始了，敵人以太大的兵力採取正面強攻與側面突襲的辦法。企圖使杜八聯人民屈服。然而，杜八聯人民緊張地動員起來，踴躍的投入麥收鬥爭中，真正作到「那兒先熟，先收那兒！」「快割、快打、快晒、快藏！」「前邊打場，後邊晒藏」的程度。割的時候，指揮部提出「後方支援前綫」的口號，由後邊村莊動員大批小夥子，幫助留莊、馬住搶收搶運。他們說：「前邊和咱後邊一樣，丟了他的糧，就是丟了咱的糧！」「前邊的民兵，白天黑夜不回來，縣縣的監視着敵人，敵人不來就收割，敵人一來就打仗，這裏每天都在變槍。在吃針封鎖綫以外，搶收時候，男女老少進行了總動員，老太婆到前邊送飯，回來的時候，也一捆一捆的向後運送，小孩子送飯一放下鏟子就去拾麥。頑軍的子弹從頭上飛過，也沒有人理它，人們緊張到見面只一笑點頭就走過去了。三天時間地裏光了，八天時間場裏光了，一天時間自轉磨的交了公糧，緊接着就空室清野，把糧食運往後方，做到「戶空、院空、樹空」。人們說：「叫那些對頭看，見，瞧不來，搶不走！」頑軍搶糧的陰謀終於被粉碎了。

四、壯烈的水上游擊戰

爲了配合八月初豫北我軍對濟孟地區國民黨軍的自衛反擊作戰，濟源民兵積極投入戰鬥。杜八聯男女老少都自動的行動起來，男子們到火線上，崗哨瞭望全由青年婦女們担任了，小孩子們也忙著來往送信跑交通。抬担架、運彈藥、送茶水人們都搶着去做。酒××抬担架負了傷，但他不灰心，又勸他老婆去抬。連地因爲部隊給養接不上，黑夜一下動員了五千斤糧。人們像保護自己的子弟一樣招待傷兵，融爭的頭一天，人民就和部隊相隨上，連續摧毀了五十多個碉堡。

四號那一天，杜八聯組織了水手民兵隊，由戰鬥英雄薛××率領，在黃河水上截擊頑軍。八月三日的夜裏，天黑的伸手不見指，杜八聯的水上民兵更展開了一幕神奇的水上游擊戰。他們爲了配合正規軍的反擊，担任了深入頑後截擊的任務。在戰鬥英雄薛××的率領下，三十多個「浪裏白條」，胸前的着葫蘆，肩上游着長槍，頸上掛滿了手榴彈，機槍手王××還扛着笨重的機槍，在波浪滔天的黃河裏，一前一後的向浪白波、南陳游擊去。當正面的軍隊尚未到達時，他們已捷足先登，炸沉了敵偽船隻，佔領了南陳、白坡碼頭，截斷了偽頑的接路。正面的戰鬥開始了，他們也展開了襲擊。這夜裏完全爲壯烈、緊張、恐怖的氣氛所籠罩，天上雷雨交吼，電光閃閃，地上砲聲隆隆，火光飛迸。頑軍奔潰了，十三個黑影向河岸逃竄。頑縣府李惠浦的公安局長、書記和衛安生的書記及十個戰士，一下被水手民兵俘虜了。

六號爲了配合部隊殲滅頑軍，水手民兵又和四區民兵強襲黃河中的小島——西灘，先由英雄薛××和七區武委會主任××，駕一隻小船迅速划到西灘強行登陸，掩護××個水上民兵過渡，

擊斃頑頭「白術團」。又俘虜三人，得七支步槍、白麵四千斤、子彈數千發、砲彈十餘顆。這兩次水上民兵的出擊，大大提高了人民武裝的聲威。杜八聯的民兵又在各村搜索，捕獲了數十個叛徒頑軍破壞我邊沿區工作的特務惡霸。與頑軍爭奪數月的馬洞、金峨也收復了。他們對頑軍又展開圍困封鎖的鬥爭了。

總計從元月至今，粉碎頑軍一百三十餘次的大小進攻，斃傷頑僞近百，我民兵只傷亡五人，頑軍始終沒有踏進杜八聯一隻腳，他們保衛了黃河防綫，使頑軍、特務的偷渡、躍進、蠶食等進攻陰謀，受到嚴重的打擊。杜八聯就成為濟源的屏障、四分區邊沿鬥爭的強固堡壘了。

五、鐵鍊成鋼的人民

八聯人民在鬥爭中翻起身來了，人們過着自由愉快的生活，男女都穿上整齊的新衣服，形容枯焦的現象沒有了。他們在田野裏勞動的時候，唱着自由的歌曲。然而頑民黨反動派劍子手衛安生、李惠浦仍舊企圖拖他們到過去罪惡黑暗的生活裏。可是杜八聯人民是了解頑民黨反動派軍隊的本質的，是記着衛安生的血債的。每當戰鬥的時候，人們都呼出了「發揚杜八聯的頑強性！」「衛安生是人民的對頭！」「不讓頑軍進杜八聯！」歷史上的英勇頑強鬥爭傳統加上翻身鬥爭中階級覺悟，使得人民的鬥爭意志更加堅定了。

人們一聽說頑軍進攻的時候，各村的男女老少，都由家裏、田地裏，趕上火綫，走上崗哨。「到前邊去，怕什麼犧牲？」成了人們在戰鬥前的豪語。在槐樹莊的一個小莊子上，一「民兵病在床上，忽然傳來消息說「攻坡頭」他驚然地跳下床來，對他媽媽說：「我去打坡頭去！」說罷

，頭也不同，飯也不吃，像精壯的青年一樣跑到前線去了。民兵王××一聽見打仗，不顧一切的向前跑。他一個人赤着臂膀，架着機槍，追擊頑軍，他能把敵人扔來的手榴彈又拾起來「回敬」。像這樣的人，在青年裏是不不少的。母親眼見到五月二十四日的大戰中，頑軍以百餘人向留莊、馬莊（連地屬村）進攻的時候，老太婆們、中年婦女們，在離頑軍約五百米的高地，一面瞭望着警鐘，一面站崗盤查行人。她們不慌不忙，克盡職責，她們是很嚴密、沉着的。當日馬莊、連地民兵堅守村東高地，在子彈剩餘不多的時候，仍用手榴彈打退頑軍連續五次的衝鋒。

人們爲了一家人、一條心，真表現了「天下農民是一家」的友愛團結精神。五月二十四日，連地民兵孫生哲英勇犧牲之後，民兵們很快把屍體抬回來，婦女會員不到兩點鐘把一切死者的穿戴都做成了。張恒輝的母親——這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把自己的棺材也送給這位民兵用了。全村青年到前線去沒有回來，婦女們老年人帶着裝殮，大家祭奠，大家高呼：「我們爲死者報仇！」當民兵薛安行負傷犧牲後，很多男女老少安慰着他的祖母及母親說：「他是爲全村光榮犧牲了，我們都是你的兒女，有我們孝順你老人家！」杜八聯人民的熱情、友愛，就是堅強不可屈服的力量。當我掛着白布條時，也被感動的不覺落下淚來，這是如何親密而動人的場面啊！

在幾個月來的鬥爭中，人民創造出自己的戰術。正如聯防指揮員戰鬥英雄薛××所說：「我們會打仗了，比以前靈活。過去只知道聚一坨塔，現在知道轉圈兒打。」他們學會了進攻，也學會了防禦，民兵經常把雷埋到敵人的來路上或坡頭嶺窩。一顆起不走雷，在坡頭一下炸倒三個，使頑軍走路都不放心。後來頑軍走小路，小路上又有雷，走麥田，麥田裏也有雷，大大威脅了頑軍活動。民兵不僅善於爆炸，而且善於「打進去」！五月十一日，衛安生向他部下吹牛說：「八路軍沒有什麼力量，他不敢到坡頭來。」但是第二天黑夜，民兵分三路，一下衝入坡頭嶺，打了

梅安生的合作社，給衛安生以教育。杜八聯人民在「一步一雷」的口號下，普遍打石雷、學煉雷，這種武裝的採用與普遍開展，將有更多的「炸進去」，炸進頑軍的心臟。在這次濟源反擊中，他們担任了水上先頭突擊隊，深入頑後方白鼓、南陳截擊頑軍，策應正規軍東進，更是一個出色的壯舉。

六、不驕傲、不麻痺、長期打算

但杜八聯的人民與領導者却毫不麻痺驕傲。首先他們經常注意內部的鞏固，他們了解「家賊難防」。他們知道在今天的複雜鬥爭中，特務無孔不入，企圖從內部破壞工作，他們時常嚴密偵察，在留莊發現了特務企圖打戰鬥英雄的黑槍，在馬住發現特務的造謠，在連地發現有人暗與頑軍勾結，夢場發現特務割地雷繩。這些事情的發生，使領導機關和人民注意從歷史上、工作中、鬥爭中的表現上，來了解每一個人，自覺的監視可疑的人。他們注意了調整領導成份，注意了武器的掌握，清查戶口，實行來往人員登記報告制，嚴格的路條制度，都作的經常而認真。同時杜八聯人民也深深知道國民黨反動派的野獸成性，他們說：「蔣介石說話不算話，時常都得防備他！」所以人民也打算着防患於未然的計劃。他們有已經組織好的轉移組織、轉移地區、游擊區的連絡指揮，後方建設也注意了，以備於必要時與進犯者周旋。杜八聯已從長期鬥爭着眼，已經進行後方民兵支援前方民兵，克服前邊忙後邊閒的現象，注意到杜八聯與其他邊沿地區的進一步調配，配合鬥爭，已注意到幫助左山、馬洞、金峨羣衆翻身鬥爭，特別是七月中旬普遍開展了訴苦挖

竊機，徹底深入減租清債鬥爭。還在堅持杜八聯長期鬥爭上，在進一步團結廣大人民上，在進一步提高鬥爭意志和戰鬥力上，將是起其決定作用的，杜八聯人民是會永遠勝利的！

閻錫山的「聚寶盆」

史懷必

二、委座稱讚人民憤恨

—45—

閻錫山把他的血脈統統換掉的「兵農合謀」政策，美其名曰「聚寶盆」。據說閻錫山去年到重慶時，曾在蔣介石面前吹噓自己這一套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據說可以用以抵制共產黨的滅種滅息，說什麼晉省人民如何歡迎要求實行等等。蔣人的劍子手們總是互相呼應狼狽為奸的。閻錫山的反人民政策，竟得蔣介石的當面稱讚，並允許在山西先行試辦。於是閻錫山從重慶回到太原後，一面大大吹噓其「兵農合謀」為「中央批准，委座稱頌」，另一面則動員其統治爪牙的農村士劣，挾持民意，要求實行「聚寶盆」。在三四月份的汾東導報與陣中日報，今天刊登介休人民要求「聚寶盆」，明天刊登平遙人民要求「聚寶盆」，好像真是救世菩薩出現了！

閻錫山的「兵農合謀」是真是壞，汾東人民體會的再深刻不過了！因為他的「兵農合謀」首先在各縣（襄陵、浮山、臨汾一帶）實行過。汾東人民普遍流行着一首歌謠，描寫閻錫山的「聚

寶盆」：「青年小夥子拔了兵，姑娘媳婦兒完了公，窮婆婆哭死了坑，小孩娃娃活不成」。這就是汾東人民對閻錫山的「聚寶盆」最真切的反映。

在閻錫山直接統治下的臨汾城內，也有幾家商號的掌櫃這樣說：「聚寶盆確實是聚寶盆，不過是官家聚富了，把人民餓窮了。」這也是「針見血，再深刻不過了」。

二、「兵農合謀」與「編組」

閻錫山的兵農合謀第一步是強制編組，將村裏十七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壯年，編為三人一組，三人之中抽出一人為常備兵，兩人為國民兵（常備兵入伍，國民兵在家種地）。在國民兵年齡而殘廢的人，稱為純國民兵（意即不入伍）。充當常備兵的大多為家境貧寒子弟，因為誰也怕當常備兵送死去。在村裏抽常備兵採取「抽籤抓紙蛋」的辦法，富有的子弟抽上當常備兵時，即出糧食僱人去；窮人子弟抽上當常備兵，沒有糧食，只好去當砲灰。在村裏有權勢的統治者，或稍識字而又在國民兵年齡的人，皆當了村幹部，實行歸役（閻錫山的大鍋村，有四十到五十個幹部，形成農村中的統治剝削網）。

編組之後，第二步實行分配土地，將全村人民土地沒收配給國民兵，四十五歲以上，七十以下的老弱不配給土地，剝奪了老弱的地地所有權。他們的生活，閻錫山規定給國民兵助耕由國民兵給工資，而實際由於他們沒有勞力，無人雇用，只有餓肚皮。而且國民兵的收入，除自負租外，連自己吃用都沒有，都能出工資來僱用人工呢？

兩個國民兵養活一個當備兵的家屬，每個國民兵每年給一個常備兵出銀五石、花十斤（如很

專賣的人家，即根本得不到救濟，常備兵分的土地也由國民兵來耕種，支差出賣租均由取得土地的國民兵負責。蘇家孤獨之家，名義規定有救濟糧，實際均被編村貪污。

婦女則編為婦女隊給關錫山軍隊服役，每天整訓，實行奴化教育。在婦女中又發展所謂「進步社」與「同志會」，並規定「遊藝制度」，組定期與婦女個別遊談，藉機調戲強姦。梁培瑛、饒繼川在浮南中張、梁家河一帶，曾以遊談而誘姦有姿色的婦女。一般人家的婦女，被關錫山轄下姦淫者不可勝計，當大北渠群眾訴苦時，曾談到了自己到河西支差，老婆就成了六十一軍的了。

三、「兵農合謀」政策實行的惡果

「兵農合謀」政策實行的第一個惡果，就是土地荒蕪，生產銳減，人民生活下降到不能生活的程度。

關錫山迫使十七歲以下四十五歲以上的人，丟掉土地，脫離生產，使土地集中到少數國民兵手中，把國民兵變成關錫山的農奴，而國民兵又因支差負擔苛重，不能耕種，又加關錫山大修鐵橋，每個國民兵支差三個月，使國民兵既無法到地耕種，婦女們每天開會受訓遊談，也無法上地，這就造成大批土地荒蕪。如浮山崗頭二千五百畝地，荒了一千二百畝，大北渠四百五十畝，荒了一百八十畝。襄陵張墓四千畝，荒了八百畝。按全關範圍來講，關錫山統治時，臨汾南荒地八千餘畝，浮南荒一萬三千餘畝，襄陵荒九千餘畝。

由於支差繁重，牲畜也大大減少。襄陵張墓村，屬於解放區時有一百四十五頭牲口，關錫山

死的死賣的賣，還有三十頭牲口，屬於解放區時有每年平均上十五畝地的人家，解放時只能土裏歉，屬於解放區時犁四次耙七次鋤三次的農家，解放後犁二次耙一次不鋤了。過去每畝能收七大斗，開錫山來只能收三大斗了。該村村民趙雄過去四十畝地兩頭牲口，開錫山來只喂了一個驢子。過去十五畝地每年上莠二十畝，後來只能上莠三畝了。

由於土地荒蕪，生產降低，人民生活就更加艱難了。然而開錫山的難派錢呀，則有增無已。以下是兩個村子的負擔調查，可以代表一般狀況。

浮山三區葉家君去年預估時負擔調查

全莊十六戶、一〇七口人、四三〇畝地、四二兩糧銀，每兩糧銀負擔如下：正銀一石，附銀一石、代購一石、馬料二斗、村機派四斗、救濟糧一斗、款折糧二斗（每兩六百二十五元）。另外優待糧三十石（五個常備兵）、花五十片（合銀五石）、軍布每畝四尺九寸、全村二百一十一丈六（折麥三小石零二斗），家家計劃每戶合麥二斗（給國民兵實牲口食種籽），臨時馬料二千斤（折麥十石），馬草一萬八千斤折麥六石，派飯二千七百頓合麥十三石六斗，應酬費每月平均二斗餘糧合麥兩石，全年二十四石，鞋襪鷄子除外，共負擔糧二百八十二石九斗，再加一成「脫耗」二十八石二斗，共糧三百一十一石一斗，每兩糧銀平均七石四斗，每人平均負擔二石九斗，超過對我負擔十三倍（對我負擔二斗四升）。

襄陵張堡村去年預估時負擔調查

全村一六四戶、九六〇口人、四五七〇畝地、四五六兩糧銀。

解上糧款負擔：每兩糧銀二石二斗，布每兩糧銀五石六尺（合糧五斗五升），花每兩糧銀一石（麥五升），代購糧一百石（每兩糧銀二斗二升），布差款三十萬（每兩糧銀六元七角），食糧二斗五升，馬料四斗。以上共糧一千六百六十三石七斗，每兩糧銀平均負擔三石六斗七升。村攤派負擔：每兩糧銀四斗，共一八二石，優待糧二百五十石，家計計劃每戶四〇元，共三萬八千六百元，合糧一二九石，國民兵身份證九百元（合麥三斗），臨時馬料五十斤（麥四十五石），馬草七五〇〇斤（合麥廿五石），派飯八千五百頓（合麥八十五石），應酬費一五〇石。以上共糧八百六十八石七斗。

解上與村攤派兩類共合糧二千五百三十二石四斗，加一成「脫耗」二百五十三石二斗四升，共負擔糧二千七百八十五石六斗，每兩糧銀平均負擔六石二斗，每人平均負擔二石九斗五升，超過我負擔十倍。

由於關錫山的「兵農合謀」與掠奪政策，使汾東人民生活降到非常驚人的可憐程度。以下是人民生活狀況的變化：

襄陵張黨村屬解放區時，人民每天三餐，早飯米湯煮餅，有炒白菜與辣椒，午飯白麵條，有炒白菜與調和，晚上米湯餛飩。過年過節有三分之二人家有酒有肉，閻錫山統治後，早晨是米湯、紅薯、鉄皮蛋羹（吃不飽），午飯是玉莢生子上野菜，晚飯與早飯同。過年過節皆買不起酒肉了。

浮山三區上北渠屬解放區時，早飯白麵玉莢麵各半，米湯有蘿蔔菜。午飯吃乾麵有菜，晚飯玉莢生湯，白麵玉莢麵各半。閻錫山來後，早飯玉莢生和菜各半餛飩。午飯玉莢和麵各半餛飩，好人家吃一半米飯，晚飯是豆麵。

以上是指一般中等人家的生活，至於窮苦的人，連上面的吃喝也不可能。今年春荒時，浮南

有四分之一人家吃糠吃糠。以上的材料，可以代表沙皇的一般狀況。過去人常稱：「金襄陵，銀太平，數了曲沃數襄陵。」在閻錫山統治下情況變的不同了，直到我軍解放後，現在才逐漸恢復元氣，人民翻身了。

閻錫山「兵農合謀」實行的第三個惡果，是人民疾病死亡率增大。

由於閻錫山苛徵徵，人民不堪其苦，逃亡者甚多，又由於生活貧困，營養不足，疾病死亡率增加。

浮山南三區上北渠廿戶，一百三十口人，在閻錫山統治的一年之內，生病死了的有三十口，死了七個小孩子，生疥瘡的四十五口，患過傷寒時疫者八十口，怕綢組逃跑的青年三人，無法生活逃亡了五戶。浮山崗頭逃亡五十戶，死了一百七十九口，死絕十六戶。

襄陵張寨村在閻錫山統治的一年多時間中，一百六十四戶山逃亡了四十五戶。患傷寒時疫的五百四十口人，死了的十七口，被閻錫山殺了的十七口。

「兵農合謀」實行的第三個惡果，是教育廢弛與學校關閉。在襄陵張寨村屬解放區時，曾有一百七十個兒童上學，孩子們的家長對未來的新主人，抱有很大希望，家裏主要生產任務由家裏人負責，小孩子可以安心求學，教員很有興趣，對教育事業的專心與努力，使學校在各方面都有很大進步。自閻錫山來了，學校的孩子減少到三十人左右，許多應該上學的小孩子，由於家裏貧困而停了學。閻錫山為了修碉堡，把學校的三間房子拆掉了。在浮山三區的情形和襄陵一樣，我們到張寨村與教員談了幾句話，他說：「煩悶過來，一切都變了。你教學生日本課本，他來了不說話，你要教八路軍的，就有殺頭危險。有一次在黑板上寫了個「八」字，組委來了審視了半天，翻開我桌上的書檢查了半天」。

閻錫山為了實行他的「兵農合謀」政策，剝削壓榨人民，採取大編村制，每個大編村公所

的人員數目，相當於我們的縣政府，其開支比我們的縣政府大數倍。去年鄧莊園崗山村公所半個月經費花洋五萬七千餘元。

閩縣山是踏在人民死屍遍野的基礎上來宣傳自己的「德政」的，蔣介石也毫無顧忌的在歌頌這種「德政」。人間的卑劣事情，盡讓他們幹完了。

除購糧

古維進

「寧可餓死一百個老百姓，不要餓死一個當官的」，這便是閻錫山不顧人民死活，強徵糧食的「理論」根據。在這樣意圖下，在汾河西岸，在徵糧人員橫徵暴斂之下，不知演出了多少血腥的慘案，慘絕的故事，真是見者髮指，聞者酸鼻。下面便是河西某村王小支（十六歲）在曲亭親自告訴我的慘痛的經歷。

(一)

什麼是「除購糧」？——他從「除購糧」說起：

「除購糧」，嘴說向老百姓除購糧食，可是什麼時候把錢呢？誰也不知道。

已記不清是那一天了，編村協助員突然闖進我家，斬釘截鐵的說：

「十石！沒有說的！」他一雙賊眼狠狠地盯在爸的身上，爸的身上好像受了涼，微微抽動料了半天，才抬起他那又黃又瘦的臉說：

「我的好協助員呀！你瞧，年時支了差，莊稼沒種上，那裏還有……」

「不要說！」協助員不耐煩的，把手中的鐵棍，在棒上一拍，打斷了爸的話：「沒有糧食就餓！」

幾個腿，早把鑽頭鐵錐準備好，在我家的牛圈、院子、坑上、垣壁……到處都刨開了。

狗在咬着，雞在飛着，孩呱呱地哭着，家裏亂成一片。

在爸睡覺的坑底下，有一個密洞，過去鄰人「掃蕩」時，曾經埋藏過東西，很保險。去冬爸爸編席子，媽媽織布，好容易在河東換得一石糧食，準備渡春荒，就藏在這裏。但是，編村比敵人刨密洞還有辦法，他們把坑平毀。用鐵棍試探，並把水倒在地上，那裏的水被土吸得快，鑽頭往那裏刨。於是，一石糧食被刨出來了。

「瞧，沒吃糧食，這是啥？」

爸正要開口，協助員又把鐵棍在桌上一拍，喝道：

「沒啦說的，才說過沒糧食，現在刨出來就不算你的，沒收！按銀子再掏糧食。」

我家是二兩糧銀，要掏十石糧食。天呀，那裏還有糧食呢！

但是協助員那管這些？抓住爸的胸襟，一股勁往門外拖。

「走！你當作沒啦辦法叫你掏糧食？」

媽抱住爸的腿，哭着。協助員一腳把她踢開，爸被拉出門外去了。

門外，寒風刮着積雪滿天飛。協助員把爸的衣服全脫下，叫他跪在雪裏，面前放着一把刀支手槍，協助員揮起鐵棍指着爸的鼻尖說：

「聽着，有沒有糧食？沒有，就「自殺」吧！」

狠心的協助員，要爸的命了。一家人跪下求饒，點頭，點頭，不斷的點頭。雪沾在額上，和

淚水凝成一片。爸凍的，不，駭的抖成一團

因為大家都發慌了，也記不清開了多長時間，最後經過二隊長作保，三天交糧，爸才免了一

死

恐怖的天過去了，到了靜靜的夜晚，大家正在談論白天的事情，忽然隨着急促的狗叫聲，五個人爬進來，三個帶着手槍，兩個帶着步槍，每人的臉上都蒙上一塊黑布，露出兩個眼睛，他們不言不語的很熟悉的向着牛圈裏的竅洞走去。這裏埋藏了一些比較貴重的衣物，白天編村開竅洞，沒有把衣物拿走。但是現在那裏來的這樣消息靈通的賊人，偏偏找到這裏來呢？

媽想進去看個究竟，把門的賊人端起步槍，向媽作了個醜態姿勢，媽趕緊閃開。

一場可怕的搶劫過去了。媽跺腳說：

「白天編村創出這些東西時，就互相使了個眼色……」

這話，使大家恍然大悟，這夥賊人究竟是誰呢，誰也沒有明說，但誰心裏都明白了。正合豫河西老百姓常說：「東邊是禍不獨至，西邊是禍不單行。」

原說的三天給編村交糧，家裏計劃把這些衣物變賣，現在拿什麼去變賣呢？

說哭着，爸哭着，小弟弟也哇哇地亂叫，直到天亮。

(11)

三天交糧的時間很快就到了，沒有辦法，只好躲藏。白天全家人都離開村裏，夜裏三更天悄悄回來，喝上一頓稀糊糊，睡上一覺，天還不明，又趕緊離開村裏。

「天，大家肚子餓得厲害，天將黑就回去了。正在嚼糯糰，隔壁的金且氣咻咻的罵我說：『快點，守衛兵看見你們回來了，編村來抓人！』」

丟下碗筷就往外跑。媽放下週歲的小弟弟，幫我收拾東西。但是正在這時，編村來了，有的拿繩，有的拿棍，有的拿槍，有的點着火把。

協助員拿火把一照，看見沒有爸，賊眼盯住媽說：

「掌櫃在那裏？」

「沒啦回來。」

「胡說——搜！」

但是搜了半天，沒有爸的影子。

協助員生氣了，揮起鐵棍告媽說：

「聽着，交出人來完事體，交不出人來，哼！膽着吧。」

媽沒有言語。協助員氣得跳起來，一鐵棍打下來，媽昏過去了。

暫時的沉靜，半天，媽才醒過來，我以為這場風波總該過去了，可是當媽說出爸剛才逃走的實情後，媽被押往村公所裏扣起了。

週歲的小弟弟沒有奶吃，一直哭，我抱着他，哄着仙，好容易挨到天亮。

天亮，弟弟哭的更厲害，我抱他到村公所找媽，媽被關在一個小房子裏，不斷傳出啾啾的聲響，媽只是昨夜被協助員打壞的，還是來到村公所又遭了毒打？我也不敢問，不願當媽聽到弟的哭聲，他連忙從裏面叫着「呵呵呵」的安慰的聲音。

把門的看我把弟弟抱進來了。立刻瞪開眼睛大聲喝道：

「不准進去！」

我被嚇住了，也非常氣憤。媽交不起糧食算犯了罪，不滿一歲的小娃娃又犯了什麼罪呢？未必不會說話的娃，也要受「制裁」吧？

不懂事的小弟弟只管哭，媽急得叫我把弟弟抱在窗子下，聽從資格發出奶頭給弟弟吃。但是窗子高，弟弟吃不着，又哭了，媽也嗚嗚地哭了。一層窗子，像一座山，隔著母子不能接近，真像唱苦戲一樣，沒有見過的人，誰相信人世上真有這種苦事呢？哭聲把協助員驚醒了，他非常惱怒，跑出來就罵：

「叫他們滾出去，都死絕吧，活該！」

把門的得到命令，更來得兇，舉起鐵棍，向我打來，我抱著弟弟，一股勁一往家裏跑。

第二天早上，弟弟不哭了，可是一看。不由的我心酸，我忍不住放聲哭了，弟弟已經沒有氣了，我沒了主意。趕緊把這事告訴了媽。媽聽了之後，像瘋了一樣。哭著跳著滾着，最後，她咬著牙齒，一笑面一面吩咐我：「以後不要來看我！」

當天晚上媽上了吊。

〔續〕

爸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剩下我孤零零的。怎麼辦呢？等爸爸回來吧，爸也許晚上會悄悄回來的，我這樣的想。

連幾天，鄉村裏糧實在緊，家家戶戶鬧得不成樣子：房裏是崩簷，院裏是崩牆，炕上是崩牆，炕上是崩牆。四寨婦女交二斗糧，被逼的吊死在樑上。縣金銀結坐了月，家裏剩下升把米給媽

想來，也被編村搶走了，縣令氣得跳了崖。二麻子到期交不出糧，被迫跳了井……。『逃難囉！』在黑夜，在早晨，人們隱隱守磯兵的監視，一批一批離開村子。村裏變成這個樣子了，爸爸那裏還回來呢？我也隨着金且一塊逃跑。走過汾河沿岸的白石、黎村、杜成……這些從四五百戶到八九百戶的村莊，那一村都像咱村一樣，到處挖的墓窟窿，白天看不見人，但是編村仍然拿着繩子、鐵棍、手槍，到處抓『逃糧戶』。

『逃糧戶』從這村跑到那村，從那村跑到這村，亂跑了。各編村便統一下了一道命令：『見到人就抓，抓住就算『逃糧戶』，就要除糧，不管他是那一個村的。』

一天，我和金且提心吊胆的走過了黎村，前面過來一夥逃難人，其中有一縣是本村的姜務理，他見到我，慌張跑過來，撫摩我的骯髒，悽然說：

『小支這可够活了，媽死了，弟死了，現在爸又被編村……』

長發叔哽咽住，眼淚滿面。我知道事情不好，也放聲大哭。

怎樣辦呢：一家四口，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到處在抓人，凡有編村的壇方，老百姓還能活嗎？這時我想起入家常說的河東（指解放區）的情形，便不由的向着早晨的太陽，偷偷的竊笑……

「後會有期」

何 微

曲高公路經陽城西北，爬進一條很深的谷底，小河與公路並行着，遠遠看去綠樹成蔭，正是山明水秀的處所。公路旁邊有一個村莊叫王曲村，這裏集中一批在停戰前被解放的蔣閩軍校級以下軍官，將遣送返回原部，返回自己的家鄉去。記者於十二日往訪這個村莊，特別訪問這四百一十位被遣送的蔣閩軍軍官。

剛進村時，就看到他們穿着簇新灰色的學生裝，三五成羣漫步在公路上，有的圍坐在樹蔭下談天，人羣中看不到一個人在微笑，只傳來唧唧的舌音。顯然他們的心事非常沉重，依依惜別離自由民主生活的心緒流露在他們的臉上。

附近的村莊聽到蔣閩軍軍官將遣返的消息，特來餞行。下午兩點鐘，上芹村派來三十多位男女羣衆代表，舉行一次小型的談心會。會場就在這公路兩旁的樹林裏。羣衆對他們並不陌生，還帶來的花生、水菓、餅子、白酒、紙烟，散在這人羣中。農民郭高昇，是羣衆代表裏面的一位長者，無論如何還要敬大家一杯酒，使人自然的聯想到王維「渭城曲」中：「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惜別詩句。山西省防第十二師六團二營少校營長岳鳳翔，轉着傳着冰凍的臘腸

說：「我們死也忘不了解放區人民的恩惠」。

上芹村村指導員邢永煉，他也是以村民代表資格來的，被圍在十數個被解放的蔣閥軍官中間，手指着沒腰的麥苗，出土的棉花，一切眼前和平幸福的圖景，證明解放區政府幫助人民大鬧生產的莫大成就。他說：「這裏不但沒有荒地，就是一塊很小的從來未種的地也刨過撒下種籽，盼望秋天能多收穫食。政府是這樣號召、解決困難，軍隊又幫助我們耕地，真像一家人。我們自己又組織起來互助生產，生活就得到改善了。」他的話在被解放軍官腦子裏展開兩種圖景——激動的回憶他們會濕着棉袍辱過人民，心裏的痛苦和懺悔，真叫他們心痛，眼淚從兩腮流下，似乎無話可說。據說就在這天夜裏有一位軍官當想到：「我過去太對不起人民了，我過去受着反動派的驅使，爲他們的私人利益而戰，爲着他們私利而送死，真是最大的不名譽」。他躺在床上哭了一夜。

辛登山在被解放的那天，就記憶着河西的家，自己的兄弟。在最初知道了遣送的消息也會狂喜過，可是在今天，思想却有了巨大的變化。他要求留在解放區工作，甚至安家種地都是可以的。他要求上芹村村長盧寶義把各種政策都告訴他，並仔細的記下來。

盧寶義說：「有一種人，這種人便是關錫山和他的同伴，污蔑解放區減租清債是消滅富人，我們不嫌人富，要看有錢有地，是濕着高租重息，還是勤苦起家？」並指着站在一邊的張致和說：「他有二十畝地，一頭牛，生活也過得好，我爲啥就不向他鬥爭，原因就在他是勞動生產發財致富的，今年秋天他可昇成富農，我們要向他學，不怕富，我們還都要變成富人」。

辛登山的疑慮被打消了說：「我也是這樣想」。他說話時帶着很大的笑聲。

最有意義的是南芹村來錢行的一位青年代表賈文敏，歲十四五歲，被解放的軍官們都鼓掌歡迎他講話。他說：「我們村裏的人都關心諸位家鄉的父老，你們回去要作一件好事，就是把關錫

山統治區的老百姓翻起身來」，大家聽了都很感動。

夜裏，我走進他們一處辦公室裏，許多人正忙著整理費。辦理一切遺送的手續。經過康指導員的介紹，訪問過三位蔣閩軍軍官。

首先和我談話的是李志勇，是晉綏軍工兵二十一團二連少尉排長，上黨戰役中被解放的。他說：「聞錫山現在還準備打內戰，再打，砲聲得更快些！這不僅是八路軍的力量問題，也是大勢所趨，人民是不需要內戰的」。

汾南挺進縱隊三支隊少校軍需解清源接着說：「我們就是回去也不能再替閩錫山打內戰」。挺進二縱隊中尉組長楊德忠，也是這樣意見說：「我們要報答解放區人民的一顆心，回去要宣傳，要工作，不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實現，決不鬆懈」。

夜深了，他們明天要啟程，記者不便再多打擾，便告辭出來。當大家送我走下樓梯時，在黑暗中一位軍官講：「我們記着大家的話，努力為羣衆服務，後會有期」！

在臨汾

何微

在全國的和平聲浪中，記者隨陳展將軍到了臨汾，闊別八年的帝堯古都，曾有不少令人回憶的往事。臨汾失守，是在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拂曉，當時敵人的砲彈正落在城內，一切都呈現不安和動盪，驚雜的人羣擁塞了出城的道路。我混在人羣中走到枕頭村，回首俯瞰古老帝都，在敵機轟炸下，已成一片烟火。

此次我很興奮地故地重遊，以爲抗戰勝利後半年的古都必有一番整刷，其實不然，敵偽遺留的痕跡，當局並未加以清除。

一、濃厚的火藥氣息

二月五日下午，當汽車駛進史村，便是六十一軍的防地，首先觸目的是龐大的碉堡建築，都有國軍在守望，地雷的繩索從地下伸進碉堡裏去，同蒲路旁的碉堡還加上一層鐵刺網和外壕，

暮色蒼茫中，趁着初三四微弱的月光，費了很大的眼力，才辨認出汽車已在臨汾城下，臨汾本來是安嫺幽靜的古都，商業也很繁榮，現在城牆外掘成了深溝，一排電網，一排鐵刺網，矮低的碉堡起伏在土丘上。剛六點鐘，城門已關起來，幾個持槍的士兵，蠕動在黑影裏，幾難令人相信這種設施可以擺脫戰爭的煩惱。經過交涉，始得進入城內。

二、街頭所見

另一種情調遍佈街市，這是春節後的第六天，我在街上走過一趟，按慣例，在春節後的第五天，商店便開市營業，但沒有這樣做，舖門緊鑿地關着，偶而走出一個穿長袍的店夥在門外看看，很快便轉回去，門關起來。我問到熟悉商情的人，據謂：是交通恢復遲緩，新貨不能運到和物價飛漲行市不穩的緣故。一瓶黑人牙膏，今天賣三百五十元，明天就漲到六百五十元。總之，一天一個行市。

化妝品商和食品商，是開早市的，趁機做一筆投機生意。他們懂得太太、小姐們在元宵節前是最好的顧客，盡一切匠心把裝璜富麗的貨物陳列在玻璃櫥中，吸引躑躅在街頭的年青女人。她們還梳着日本式的頭不以爲恥，反以爲美觀。總之，敵偽的餘毒，還濃厚的包圍與腐蝕着中國人們的思想。

三、人們期盼和平

我是隨着幾位八路軍的同志走在街上，不論好立在任何一個地方，大眾兵士和民衆總是自然地圍攏來。他們並非好奇，在臨汾東二十里地方便是解放區，人們會把那裏的和平幸福生活的情景帶到這邊來。現在他們是敬仰，他們知道陳賡將軍爲人民帶來了和平，因爲在人民看來再沒有和平更爲寶貴的東西了。大家異口同聲的說：「這就好了」。事實證明：除極少數人不願意和平，廣大的人們是討厭內戰的。有的人們，沿途跟着我們，想吐訴厭在心底的痛苦，可是不能，因爲和八路軍同志講話是一種危險，圍攏來的人，總是被憲兵干涉，讓他們走開。」

四、文化墮落

某同業告訴我：「臨汾是無法開展文化的事業，人們簡直沒有國家觀念」。我經過調查，知全他的話不是憑空說的。大公報臨汾分銷處的每日銷售數：重慶大公報三十五份、西京日報五十份、太原復興日報二十份、民衆日報二十份。另外有一家汾東報導社，是採取強迫推銷辦法，部隊全部贈閱。就此，每日銷數不上千份。人民文化食糧之缺乏已達極點。追源究本，就是文化墮落的緣故。

再從讀者羣中去看報紙的分佈，也很奇特的，臨汾的最高學府要算「臨中」，只有教員自訂一份復興日報。男師是學生自訂兩份大公報，女師則無報紙供學生閱讀。如果說報價太貴，何以

筱蘭琴的唐山落子戲日夜滿座，兩座妓院人們尤擁塞的水洩不通呢？我領悟到那位朋友的話了：「關心政治，即疑爲思慮不穩，而會被迫害的」。所以人們索性不看報了。

我會到過幾家書店去觀光，老闆們無不以色情文學大做其興隆生意。曾經在什麼「華文每日大版」、「新滿洲」常露面的漢奸文人的著作都盡幸於此。如宋約著的「恨海」，林榕著的「夜書」，張愛玲著的「紅玫瑰」，蘇青著的「結婚十年」……

也偶見有魯迅先生的一兩冊「吶喊」、「彷徨」夾雜在其間，真不能壓制着激動的心情，向新中國的一代吶喊，歧路已不容傍徨了，祖國的和平民主事業，萬分的需要你們呵！文化澄清工作，也應迫切引起當局의 注意。

五、「我們就這樣活下去嗎？」

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元宵節，照理說應該過得最愉快和熱鬧，除由沿村強迫和部隊組織的舞獅高蹺、旱船點綴外，人民心裏挽着的一個結，並不因這些小玩意兒而解開，沉重的心思，走路連頭都抬不起來。

我會對閻錫山實行的「兵農合一」訪問過幾個市民，

據說：「兵農合一是聚寶盆，怎樣？」

「不，老百姓是閻錫山的聚寶盆。」王姓市民答。

「常備兵可以領糧，國民兵可以分地，人民應該很樂意吧？」

「未編組以前，老百姓還可以作點兒主，編組以後就不由自己了。整年要爲閻個人勞動。誰都不願受常備兵的優待，因爲這些優待都是老百姓拿出來的，土地也無心去耕種。」他眼裏裏

滿含淚水，幾乎哭出來：「先生，你是了解的，我們就這樣活下去嗎？」

著者 金 沙等

出版者 太岳新華書店

定價每冊 有光紙一百四十元
藤紙九十元

初版 一五〇〇冊

一九四六年九月

